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叶圣陶日记

上

叶圣陶 著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叶圣陶日记

上

叶圣陶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日记 / 叶圣陶著; 叶至善整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ISBN 978-7-100-14971-6

I. ①叶… II. ①叶… ②叶… III. ①叶圣陶(
1894-1988)—日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0199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叶圣陶日记

叶圣陶 著 叶至善 整理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971-6

2018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5.5

定价: 468.00 元(全三册)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出版说明

在我国近百余年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并称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南北并峙,相互辉映。这一切均肇端于张元济。端赖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大批文人学者纷至沓来,先后加盟商务印书馆,如蔡元培、高梦旦、孟森、蒋维乔、叶圣陶、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旋使商务印书馆在西学名著的译介、教科书的编撰、杂志的创办、文献的整理出版等诸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型文化出版企业,成为我国艰难岁月里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在我国近代文化启蒙事业上,厥功甚伟。

这些文人学者是那个时代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以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理解来规划和经营商务印书馆,使她的出版物不断提升和影响着大众文化,反过来又促进精英文化的进一步升华,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思维方式、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精神就是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他们中的不少人留下了卷帙不一的日记,这些日记是对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录,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日记的解读,有助于加

深对商务印书馆的了解,同时有助于进一步全面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鉴于是,我们策划了《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不论是工作日记、生活日记,抑或是对历时较长事件的专门记录,只要是日记体形式,都是收入本丛书的对象。我们组织人员将这些日记整理、编辑、排印出版,以饗读者。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丛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甚至失误之处,希望同行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0月

目 录

圣陶日记	1
缘起	3
片断之一：开头第一个月	4
片断之二：辛亥革命那一年	11
片断之三：在言子庙	85
片断之四：失业的日子	96
片断之五：初到尚公	116
附录：七十年前的日记(叶至善)	125
西行日记(上)	129
第一部分：避地嘉州	131
第二部分：麇寄蓉城(上)	278
西行日记(下)	383
第三部分：蓉桂之旅	385
第四部分：麇寄蓉城(下)	427
第五部分：复员第一程	757
东归日记	783
第一部分：江行纪程	785
第二部分：沪上三年	813
北游日记(甲钞)	1079
片断之一：涓泉归海记	1081
片断之二：簪土为山记	1119

片断之三：出版总署的五年(上)	1137
附录：《北游日记》(甲钞)整理后记(叶至善)	1461
北游日记(乙钞) —————	1463
片断之三：出版总署的五年(下)	1465
片断之四：旅印日记	1597
片断之五：颇有回味的旅行	1622
片断之六：内蒙日记	1659
片断之七：可记的一年	1705
片断之八：茺茺流水	1811
附录：《北游日记》(乙钞)整理后记(叶至善)	1835

圣陶日记

缘起

片断之一：开头第一个月

片断之二：辛亥革命那一年

片断之三：在言子庙

片断之四：失业的日子

片断之五：初到尚公

附录：七十年前的日记(叶至善)

缘 起

我之生也,以甲午九月三十,以迄昨日,十六周岁矣,而今日乃为十七岁之第一日。日来于百事之动静变迁,以及师长之朝训夕诲,每清晨卧思,若有所会,而未足云心得也;及下床一有他事,则强半忘之,虽于肠角搜索,亦难得矣。因思古来贤哲皆有日记,所以记每日所作所思所得种种。我于是亦效之而作日记,而非敢以贤哲自比也。以今日为十七岁之第一日,故即以今日始。且我过失孔多,己而察之,志之日记;己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记:则庶以求不贰过也。

庚戌十月初一日未记日记前志

1910年11月2日作

开头第一个月

庚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

十月(自公元十一月二日始·全录)

是日天未明即起身,盖昨日为苏城各学堂联合运动会之第一日,而今为第二日也。理发毕到校,早餐毕,列队往会场(王废基)。高柳微飘,白云布空,不寒不暖,诚好天气也。昨日之比赛吾校最胜,他校遂有不甘心者,于是布发传单,云吾校违运动律,而又于临时新闻申明前之传单为妄言,卒又不肯赛他种运动。噫,吾吴学校程度则若此!迨散会已傍晚。

乡人有馈蟹者。因侍严君饮焉,就寝时已十句钟矣。

十月初二日

天气晴和。晨起大晚,盖以观会两日,身体疲困也。走往陆氏,访忆曾、维岩诸兄闲谈。午际归家午膳,复往陆氏少坐。至观前,遇伯祥与李袖梅,遂共往雅聚,茶既,复三人小酌,归已日没。

以昨有余蟹,因侍家君饮焉。(是日校中以运动后休息,故不上课。)

伯南先生夜间来闲谈。彼说懒于酬应,心虽非傲人,终觉冷待于人,大是开罪于人处;说我亦深有此病,以后当戒之。又于无意中谈及今之人皆精明。彼说精明人最是不精明,此语殊深于阅历。

十月初三日

天光朗晴,起亦不早。校中以休息故停课。偶翻《芥子园·梅谱》,学涂十数纸。学之已匝月,未能有分寸之得,其质愚欤?

午后至陆氏少坐,走往雅聚,遇校中诸同学,遂共往校中。见有监督条告,云明日续休息一日;且闻十三起将举行临时考试。少停,即归家。

十月初四日

天亦晴和。晨温西洋史数页，继复临郑道昭帖一百字。饭后重镌所用（圣陶）小印。夜则为人书棺材户头之字，约篆数十字。字于乱涂时似乎可观，及正当写时，终不见好，盖胸中有唯恐不好之心，遂致反拘于笔端，心理然也。必多书而神定，庶能无此弊也。

十月初五日

天气晴佳。晨阅朱竹垞词，继读胡介生先生诗。饭后走陆氏闲话，傍晚同维岩、觉先二兄往观前老义和茶店听稗。返家已掌灯时矣。

十月初六日

朔风怒号，木叶脱树，白云漫漫，酿寒天气也。早晨到校尚未上课。前停课几句日，今日上课大有年假暑假开学时景象，百无精神。

近日明诏颁下，开国会期缩至宣统五年。吾吴各学校拟于十一、十二、十三夜开提灯会志庆。届时万条火龙，倾城士女欢歌高唱，洵盛举也。各同学咸引领望矣。

十月初七日

晨则微雨，向午则时晴时阴。到校时刚及上课。下午散课时，封百、伯祥邀余共往可园谒伯南先生。封百出纸请伯南先生挥笔作篆。书毕闲谈，先生言为学问只须“史汉”：表志自是最要，盖以典章经制，治道大端；如以为闷，则列传能细心玩索亦佳，学术文章悉具也。余外则目录之学亦宜讲究，始能知学术派别。至于书法，最要熟六书，六书既熟，篆则不待言矣，隶楷草亦能因而知消变之法，自可有进。既授余存古学堂词章科分教孙德谦所撰《诸子通考》一册。及归，至家已掌灯矣。

十月初八日

急风有呼啸声，天阴而寒骤酷。衣重棉到校，手犹冷如冰，鼻为之赤。同学中有翮余入校中体育会者，因亦题名焉。提灯会闻已改期，准于十三四五举行。

散课归家后，见家慈为余制夹裤方就。余嫌其裆大，遂致不悦之色与不悦之言并发于尊长前。如此放肆，实属荒谬。尝记九月间，我夸观前某卖牛肉者之肉

佳于家君前，因命购少许归以下酒。是日我买得后不即归，反与友人饮。及归，家君酒已饮罢矣，家君怒之。此等事其过非小，志之以便改之。

及天黑，侍家君饮后，伯南先生来谈有顷而去。

十月初九日

天光明晴而风则仍咆哮作威，寒亦不减。到校恰及上课，诸人聚一室中自觉温暖，而散课下堂则益形其寒矣。课毕后即归家。

诸子百家，学说各异，当就其时代而观其是非，不可以为异端而抹杀之。伯南先生曾讲及荀子之言性恶，盖以当时人心未必皆善，归之于恶，使人人循此礼法以致于善也。则荀子何可非也。介生先生亦曾讲及庄子之达观万物，与造物游，盖以当世之人但知富贵卿相，于是发为著作，以为彼之所慕我方弃之，亦使人得稍自知过，是亦救世之苦心。则庄子又何可非也。《汉书·艺文志》列荀子儒家，列庄子道家，俱深知其源，要皆不违乎道；而世人多讥二子者，浅矣。

十月初十日

天亦晴好，狂风骤息，温暖胜昨。早晨到校才及上课。

午后作文题为《志乎古必遗乎今说》。又上经学课，仰苏先生授《周礼》，讲地官：地方行政官之乡大夫一职，与今之地方自治相同；而地方自治每举一事，先议事局议定，及呈之监督（地方官），俟其允准然后施行。古则乡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下。两者似有不同，实则亦同。盖以古之官长皆克称其任，所行教法自是允当，故无待公议；今则资格完全者寡，故必先议而后呈准也。课毕即返家。

十月十一日

晴暖。早晨到校已经上课。下午课毕时偕诸同学往元都观，见三清殿前高起牌坊，上书“立宪万岁”四大字，红绿彩绸围其四周，电灯之线已通之其旁，唯灯尚未装；路旁则有绳经满，将以悬灯也：盖后日提灯会之预备也。男女老幼咸结伴一观，相互谈论，拥挤不堪，届期之盛可知之预矣。少立即归。

十月十二日

亦晴而暖。晨起较晏，走向陆氏，只维岩念劬在，坐二小时，阅报数纸而归。

饭后往观前，未遇一友人；购笔一支归授多妹，令习字。向晚独酌一盏，看《牡丹亭》数出。今日父亲以租务忙，须几日后一归家。

十月十三日

天暖而阴。早晨到校尚未上课。十时至十二时考西洋史，题虽甚易而余则仅知其半。

下午课毕后归家少坐，仍归校。五句半钟晚膳，六句钟提灯列队出校。灯系红色，上书“公立中学庆祝国会”八字。走至观前已拥挤不堪，及进观，历一小时之久始得抵露台，吹军乐，行军礼，更欢呼“国会万岁”“国民万岁”“公中万岁”三声，遂往真人殿休息。观内之喧哗，灯色之不一，令人耳聩目眩。憩有顷，即列队归校，尚先于各学校。及步月归家，已九句钟矣。

十月十四日

天阴而风狂。早起太晚，到校已在上课。第三时考物理，余仅答其小半，诸同学中亦罕有全答者。科学既深，而不肯潜心玩索，致此窘急，以后当加功用心。第四五时考几何，共三题：首题准大半；次题谅准；三题则本准，以不知其末式若何，反抹去，以为是误。准而反以为误，知其首而不知其末，总以学理未澈，故致模糊也。毕课后即归家。

十月十五日

阴而寒。早晨到校尚未上课。第三时考东洋史，第四时考英文文法，第五时考化学。课毕后一句钟即在校中晚膳。五句半钟，仍提灯列队出校，一如十三日，唯天甚冷，竟股栗。归家已九句钟矣。

十月十六日

天晴而寒甚。到校后，第一二时考代数，仅一题，明日再考一题。第三时考英文读本。第四至第六时考国文，题为《地方自治宜组织医院说》。“夫我国现日之医生，皆就傅不多年遽悬壶思售者。所谓名医则过高身价，或昂其值。人命在呼吸，彼则昏夜方至，生意多时则日数十家，其能细心研究病理乎，必敷衍开方而已。至贫者而病，则不敢请名医，仅得就所设之施药局等诊治，而局中之医生固非所谓名医也。且人家房屋，于养病终不宜，如病传染症，则在家养病反将由一

家而传及一乡。因此种种，则医院宜设矣。医院中之医生，果必择善而请矣。凡有病者皆得入院诊治，则贫病可无忧矣。医生终日在院，则无抱病待医之弊矣。既称医院，其房室必组织至甚完善，则于养病者无不宜矣，且传染之症亦可由医院而阻其传染。医院之益大矣。我城地方自治会已设，而此紧要事件尚未及提议。实则死生，人生大故也，强身，万事之本也。人众而强，然后农工商以兴，则医院可缓乎哉？施药局等实可不立，以此善举移之彼可矣。余意以为如此。”做毕后即返家。

十月十八日

晴。早晨到校，闻同学王君声淮于昨日晚病故天赐庄医院中，家在海门，昨日方去传病信。举目无亲，客死他方，可惨也！家属来而见之，悲又将如何！监督命停课一日，以志哀。遂走陆氏闲谈，至午后二点钟归家，午膳后亦未出外，至九点钟寝。

十月十九日

晴而暖。晨走向校中，诸同学皆出外。思往沧浪亭谒伯南师，途遇之，以彼有事，即相别去。复途遇蒋企巩等，遂共往观前，继续往陆氏少坐。

归家后，拟挽王君对联，已就。适顾颉刚、陶岷原来，邀余同访彭莪怀。遂共出娄门，见之于所就馆中。学徒仅两三人在，彼即解馆，邀往官渎桥堍茶坊啜茗。两面临河，颇为舒敞，来坐者皆田间野老，朴实古风存，较城中之大茶居反觉其间闲适。坐两小时许，莪怀归家，我三人亦各归。

十月二十日

亦晴暖。到校后，第一时考代数第二题。饭后停课，为预备往送王君入殓。至三点钟，列队至天赐庄，业已盖棺，各向之行军礼。傍唯其两从兄在。一棺莹莹，深觉凄惨，竟有堕泪者。礼毕仍列队归校。

归家后，走往观前购挽联一副归，篆昨所撰句于上已，备明日可送。及天黑，侍家大人小饮，九句半钟就寝。

十月二十一日

天阴而有雨意。起较早，到校时距上课尚半小时。饭后仍停课，一句钟时，

荷枪列队，出校至天赐庄，送王君枢出葑门下船，行礼而归。及至校，蒋企巩嘱撰挽王君联，并书，因即于校中篆所撰句应之，而后归家。

十月二十二日

天晴。到校尚未上课。第二时考体操。午后课毕时以诸同学有托余购挽对者，遂往观前买得，返校中，然后归家。

用器画临时考试之图，须于下星期二交出，故向封百借得图样一纸，从归家至卧，涂去三纸，无一画成者，盖器之劣亦手之生也。

十月二十三日

晴暖。到校后第一时，介生先生上国文课讲欧阳永叔《李氏东园亭记》。篇中言幼时游此园之景象，与此时之景象变而大不同，叹年光之倏忽，踪迹之无常。余因而忆及六七岁时，陆氏住悬桥巷，余与其诸昆季同学宅中，有报春草堂及某亭某轩，庭中梅树数十株，杏李等亦多，解馆及课余时间，相与嬉戏其中。今则宅为其族中卖去，彼家遂迁至萧家巷，且此宅亦屡易姓矣。不定人事，思之心呆。

课毕归家后，为袁振声篆挽王子联，十句钟就寝。

十月二十四日

亦晴。到校后即上课。午后第四五时作文，题为《拟阮嗣宗咏怀诗》。余曾有《咏怀》五首，即以其中两首稍改而再作一首，共三首交卷。

课毕后，同封百、伯祥、颀刚往雅聚啜茗。有笔客至，以七十五文购长锋羊毫一支，更定二支，令刻“泥醉涂鸦”四字。及夜方归，又重画前之图，又坏几纸。今已画就半张，明日不知可否完功也。

十月二十五日

晴。早晨到校尚未上课。午后课毕时，观乔笙亚书祭王登南文，系余两日前作而仰苏先生稍为之改窜者也。至天黑方书毕，娟秀可爱。于时，杨彦英亦书挽联，挺拔可喜。同学中书法人人可观，若余之涂鸦，愧惭极矣。

归家即食晚膳。今日以未借得圆规故，昨日之图未能续成。

十月二十六日

晨晴。虽系休沐日，以在家无聊，仍走校中。见诸同学在礼堂遍挂挽联祭文祭帐挽诗等，盖以下午为王登南开追悼会也。因即于校中午餐。迨一旬钟，始开会。全校职员学生皆在座，来宾亦且二三十人。始则向王君设位前行礼，继则读挽祭诗文，继则职员学生来宾演说。散会已四旬钟，则天正微雨狂风，亦若有所悲者。复与诸同学闲谈，及归已夜。

家大人归，携石一方，云系吴葆初托刻名字之章。因即奏刀，刻就始卧。

十月二十七日

阴以终日。早晨到校已是迟到。午后以东吴大学开运动会，诸同学欲往观者大半，故停课半天。余则未往，与颀刚、笙亚、琯生在校中作掷铁球之戏。余复戏猱升凉棚竹端，五年前旧技尚未忘却。于地上拾得绳一，笙亚即作跳绳戏，余亦效之，盖皆系在公高时所玩弄也。少时，各自归家。

余复画前日之图，至晚始成，亦已污迹无数，然只此塞责矣。盖以余性躁，与此小近也。

十月二十八日

竟日密雨。西风不起，燠暖而令人不适，故骨节间觉酸痛，然以余之年，不应如老年人之多病，乃竟如此，心窃自伤焉。早晨到校刚及上课，至午后，头觉晕胀。课毕归家后，阅曝书亭词。以头晕故，取鲜鲫鱼羹独酌一杯，饮毕似稍舒，卧则较他日稍早。

十月二十九日

终日细雨。昨夜半起西风，今晨到校，咽风冒雨而行，及至校已在上课。课毕归家后，为叶怀兰镌小印，不甚惬意，当重刻付之。夜则习几何题，继复以昨夜夜半口占五律一首存之草中。十旬钟而卧。

十月三十日

细雨紧风。到校刚上课。下午课毕即归家。寒渐渐而严，竟落雪珠。因小饮一盞，兴发，弄箫几曲。至夜，偶翻小仓山房诗，遂作《到校》五古一首，录之草中而卧。